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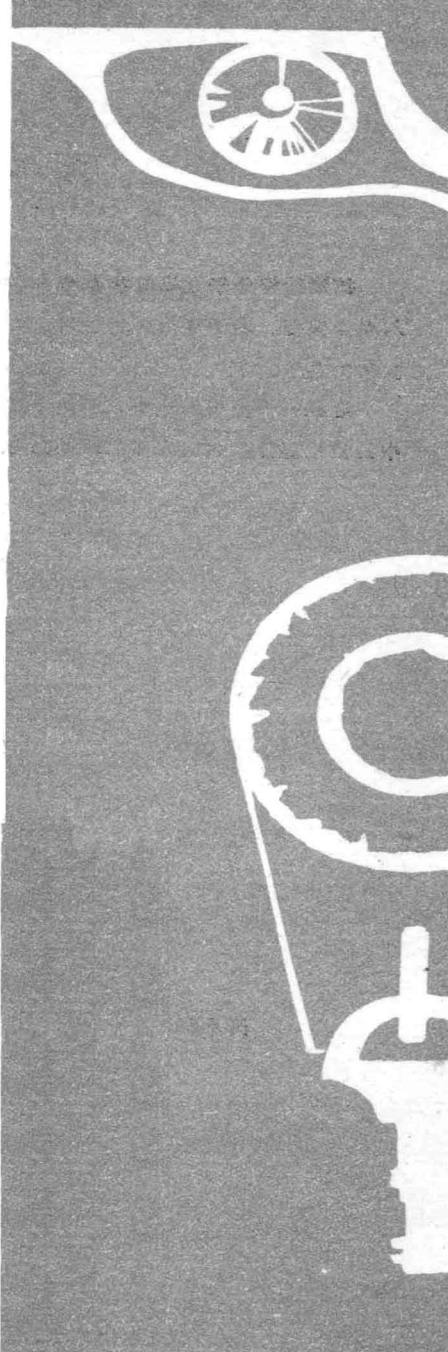
虎 眼

〔美〕W·T·巴拉德 著
陈 鲁 宁 译

虎 眼

〔美〕W·T·巴拉德 著
陈 鲁 宁 译

福 建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德国纳粹分子在战败前夕将《第四帝国行动》藏在一只金虎的肚子里并存入瑞士银行。若干年后，德、日、美三国的间谍为争夺这只金虎而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关于国际间谍之间的斗争，描写得较实际。对其中的糟粕部分，我们应作严肃的批判。

虎 眼

〔美〕w.T.巴拉德著 陈鲁宁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建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印张 2插页 125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7830

书号：10173·273 定价：0.52元

昨夜在波托菲诺有位姑娘，她以炽热的情欲和似水的温柔委身于我。她是一位黑发女郎，有着窈窕的身材，美妙的甜笑。她和我曾共享那个温和的意大利夜晚，共饮葡萄酒，品赏了星星、还有音乐，最后才和我一起上床。我这个一向生活在危险边缘、经常在死神阴影里踏步的人占有了她。于是，我不由得怀着感激的心情，在她酣睡时悄悄地离开她，朝都灵和日内瓦进发，因为“老虎行动”就要开始了！

而此时此刻，又有另一位姑娘，也同样在睡着，因为我刚才给她服了迷药。一杯搀了催眠药的饮料！

这姑娘本身就是个迷人的尤物。完全北欧人的姿色：金黄的头发，秀丽而轻柔，一张丰满的嘴唇和带有鲜明的出身高贵的轮廓的鼻子，给人以美的感受。她在日内瓦我那廉价旅馆房间里的破沙发上睡着，双唇微启，默默向人诱惑。

我是在法国托农搭上了末班船，今天清晨进入瑞士境内。我一身舱面水手的打扮，而且干起活来跟舱面水手没有两样，我敢说谁也看不透我的真相。可恶，我又总觉得似乎有人认出了我，如果真是如此，那就糟了。“老虎行动”还

来不及开始就要告吹！而我，尼克·卡特，代号N3的间谍，老板霍克属下的头号高手，AXE^①的格杀专家，却正处在失掉联系的困境之中。

我不悦地朝那睡着的姑娘瞅了一眼。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失掉联系！否则，我这条小命也就难保了。一点也不吹牛，我干这一行，已经非常娴熟，连老板也不得不承认，这我非常清楚。一个替AXE干活的人，干了象我这么长久，而能继续活着，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在这间昏暗的小房间里来回踱着，还穿着那身褴褛不堪满是污垢的工作服。即使是在华盛顿AXE的人，也没有谁能认得出我，哪怕是霍克，大概也认不出来。但这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全部改换过来。我瞥了那姑娘一眼——她大概还得睡上两个钟头左右——我在这间小囚笼里踱个不停，两眼不停地扫来扫去，审视着，探索着，权衡着，估量着。

这个房间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一点我早已清楚地知道。没有窃听器，没有定时炸弹，任何窃听装置根本都无法探入这房间。这只不过是日内瓦一家廉价旅馆的一个又窄又脏的房间。谁也不知道我要来，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预先做好防备。

但是，假若是他们已有准备了呢？这看来不大可能。不过，这姑娘可就在眼前！

我开始感到有点烦躁，双手伸进头发里，搔着专为这次

^① 作者虚构的美国国家保安秘密组织的代号。

任务而特意剪短的伪装的短发。

任务？可能已经没有了。至少现在还没有。看来“老虎行动”似乎已经莫名其妙地告吹了！我几乎哼出声来。我一直期望“老虎行动”能换换胃口，美美地施展一番本领。这回任务简单。不过是从世界上信誉最卓越的银行里，把那只世界上最值钱的金老虎偷出来就成了。这只金虎高一英尺，长十八英寸，眼睛是两颗世界上最大的红宝石，全身都是用金铸成。但是它的真正价值根本无法用金钱来估量——它是无价之宝。这其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原由。好多人都想把这只金虎弄到手——为了各种各样的原由。

而眼前这个姑娘！难道她也想弄到这只虎吗？

我走向沙发，站在那里俯视着她。她睡得像个娃娃。一个美丽漂亮的娃娃！然而她并没有什么显得特别年轻的地方。我估摸她有三十岁左右，上下相差不了一岁。她恬静的脸上显出几丝纤细的纹路，说明曾历尽沧桑，甚至饱尝过痛苦的生涯。在式样朴素但价钱昂贵的罗缎衣服下面，她的身材颇长而匀称。多美的线条，多漂亮的身段啊。

她蜷曲在沙发上，拧着身子，睡得很不安稳，短裙向上翻起，露出了细长苗条长得十分美的双腿，使我饱享眼福。她的双膝拢得不太紧。真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姿式。

盯视着使人愉快的美人儿，这是一幕令人心旌飘荡的景象。可我拿定了主意，这不过是小事，我并无意加害这位姑娘。至少，目前还大可不必那样做。倒是刚才搭乘出租汽车到旅馆来的路上，我们挨身接触的时候，我曾感到她身上有件什么东西来着。

我伸手把姑娘的裙子扯到腰肢上。

一个人要是摊得上这么一件活儿，倒是并不讨厌，我现在就是如此，但是这是我的工作，我的任务。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在她那细嫩白皙的大腿上缠有两条黑色的宽吊袜带，每条带上各系有一个小小的刀枪皮套。皮套天真无邪地偎依在雪白光泽如缎的背景上。但是，里面藏着的竟是一柄小刀和一支小手枪。

我轻轻地从鞘套里取出这两件武器，极力避免碰触到睡着的姑娘的肌肤。每逢荒唐之时，我总是喜欢女人是醒着的。我拢下她的裙子后，拿着这两件武器，走到房里唯一的那盏灯下。

这实在不能算是把刀，不过是支小匕首。一根西班牙的令人厌恶的绣花针而已。可它上边有血槽。枪呢，称得上是小人国里的玩意儿，一支威伯莱造的最小号自动手枪。我将它放在掌心摆弄着，不觉扑哧一笑。这种枪发出的声音有如玩具汽枪，但如击中要害，也会象一支四十五型口径的自动手枪，或者象我自用的那杆手枪那样，同样可以致人死命。我的那管威力惊人的威尔米纳手枪，曾使得许许多多自以为比我手脚快的人，愚蠢到以身试枪的地步。

我走向房间角落里一张瘪了下去的窄弹簧床那边。床上放着一个大而重的格莱斯通型手提箱。提箱是用犀牛皮做的，箱上贴满残破的旅行标签。这些标签可以排列成某种格式，以资识别我的身份，或向AXE的其他间谍传递信息。这只格莱斯通箱子跟随我走南闯北，我每想起它，总不禁充满深情。这只箱子是别出心裁的成果，它有秘密夹层夹底，

备有二十个小袋和隔层，装着许多小瓶大瓶和成套的工具。AXE特种技术装备部门的头头波恩德克斯特老先生亲自为我制作了这个格莱斯通提箱。可爱的老波恩德克斯特对小机件和暗机关有几分狂热，可是，他也确实是世界上这一行里最高明的行家里手。

我将小手枪和匕首塞进格莱斯通箱里，正要转身走开，这时我犹豫起来。我死死盯住皮箱。这回带着格莱斯通箱子是否犯了错误？对一个往返莱蒙湖航线轮船的舱面水手来说，这件行李是否合适？这样的错误会让你送掉性命的！即令是绞刑执行人也难保不被吊死，刽子手说不准也有上断头台的时候哩！

我耸了耸肩，再回到工作上来。泼水难收，如今要想改变也已经迟了。无论如何，一个人决不应朝后看，只有向前！不过，总有人犯了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犯的，由于什么原因犯的，当事人不一定清楚就是了。

我再次审视着睡着的姑娘，她仍在昏睡。仍然是娇柔可爱，美丽的北欧人脸型上依然显露出饱经忧患的纤细纹路。我再次把她的裙子拉好，第二遍搜索她的手提包，以求万全。

这回却不走运。全是些通常的什物：一个连镜子的小粉盒，卫生纸，三管唇膏，一个装零钱的钱包，半盒选手牌香烟。法国和德国的货币，数量不少，但没有瑞士法郎。这也不足为怪。她曾跟我一道渡过湖来——其实她是在船上结识我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时间去兑换外币。

她的护照呢，初读之下，令人感到有趣又费解。西德

籍、护照上称她为冯·施塔特女男爵。伊丽莎白·冯·施塔特。伊丽莎白吗？这想必是个英国名字吧？我默记在心，准备将来询问她——假使我俩还有缘的话。

我手拿护照走向沙发，又一次仔细端详起这个睡着的姑娘来。不错，这姑娘是女男爵，至少，女男爵护照上贴的是她的照片。

我思忖，她倒可能是个女男爵。她衣着时髦华贵。尽管藏匿着武器，可还是有那么一种附在这种女人身上的说不出的优越和显贵的气息。这样的女人我认识不少，而且和她们睡过觉，我自信本人在这种事情上还是个权威呢。

我将护照塞回她的手提包，目不转睛地望着褪了色的天花板。这只是个次要的难解的谜。实际上，这真不是人干的工作！她要是名副其实，真的是冯·施塔特女男爵，那她为什么却象个普通的娼妓那样缠上我呢？又为什么在日内瓦号轮船当风的船尾竭力要我作伴、施展她的赤裸裸的勾引手段？而且船上那么多人，她却偏偏找上我！

因为我是，或者不如说应该是身份微贱的那一类人！我是鲁布利·库尔兹先生，一个出生在苏黎世近郊的苦力和湖上船甲板水手。我酒喝得过多，但我有证件足以证明这一切。我能讲瑞士通用的四种语言：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足以搪塞应付的罗曼语。而每当我以格杀专家身份执行任务以及扮演某个角色时，我根本就不是在演戏，而是真正进入角色！

我又瞅了姑娘一眼，疑惑地思忖着，确有那么些女人，出身高贵的女人，专爱找一些粗俗的人和他们在肮脏狭小的旅

馆里纵情寻欢。她们对本阶层的男人不感兴趣。当她们一旦获得了满足之后，就又回到她们自己的世界里去，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不对，这巧合得过了份，而我一生都不相信巧合。总之，在她执意要跟我到这家旅馆以后，她开始装出有点害怕的样子，那个时候她确实并不急于脱去衣服！更甭说扯下我的衣服了。在我没有弄清她的身份之前，我当然不会轻易地放走她。也许她就是一个格杀专家的靶标呢。也许是个反间谍；也许她是独来独往，到处想弄几块美元花花；也许她什么也不是！也许她竟然是个高级娼妓，有着找个大块头的下流壮汉放荡一番的瘾头！不管怎么说，我非得把她的身份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因此，我那时从格莱斯通提箱里拿出一瓶好酒，站在姑娘与门之间，给我们两人各斟了一些酒。接着往她的酒里掺上一剂老波恩德克斯特所特制的催眠药！

现在我把她搞到手了。但天晓得我要拿她怎么办？

天很快就要亮了。我必须赶快从这里出去，跟 AXE 的霍克通话，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老虎行动”已经告吹了。也可能这个小娘们不过是个有着怪癖的贱妓女。我一定得把它搞清楚。

尽管我对 AXE 那么慷慨地提供给我的催眠药感到信赖，可是，凡属可以事先避免的风险，我绝不心存侥幸。我从箱里取出特别的皮带和塞口物，只用一分钟，就将女男爵按我的意愿绑捆牢靠。在我回来之前，她会老实待在那儿。我将犀牛皮箱拿进小得可怜的盥洗间去。几分钟内，鲁布利·

库尔兹先生的那付外壳，就从油腻腻的下水道冲走了。

而这时，钻出洗盥间的是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法兰克·曼宁先生了，我察看那睡着的姑娘，看来塞口物不会憋死她。我先前检查过，而且还知道她是个不习惯用嘴呼吸的人。我又一次把她的裙子拉好。怪逗乐的，那条裙子怎么老是往上拱呢——我感到纳闷，这是怎么回事？是性格的迹象，还是行业的象征呢？我希望两者都不是。克利夫兰的法兰克·曼宁先生是个仁慈的人，他希望这姑娘平安无事。

曼宁先生确是仁慈，不过曼宁先生已经上了年岁，头发变得灰白，装有一个不太大的橡皮肚皮，可以鼓起来以适应任何场合的需要。说真的，曼宁先生的肌肉也开始有点松软了。

至于尼克·卡特，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我的肌肉可没有变成象曼宁先生那么松软，我俯下身去，轻轻吻着睡着的姑娘的双唇。我衷心希望曼宁先生不必杀掉这个可爱的小姐儿。

突然间，我狠狠骂了自己几句，而且骂出声来。

我怎么会他妈的这么粗心大意？我竟忽略了女人们藏东西的一个最好藏也最爱藏的地方！

法兰克·曼宁先生叹了口气，暂时退下。他这人太有教养，这类事情可真有几分难以下手。

卡特可没有这么多的教养，我解开姑娘装饰着皱花边的薄上衣，摘下悬在颈上的银质小盒的项链，轻悄悄地把它从乳峰之间的凹谷里抽了出来。

小盒不算小，差不多有美元一元硬币那样大小。我轻轻一按，把它打开，仔细端详着小盒里的照片，端详了好久好久。

就连我这号曾经目睹那么多的死亡和毁灭、屠杀和暴行

的人物，也禁不住厌恶得歪扭了面孔。

二

小盒里的那张脸——假使象这种斜着眼看人，扭歪成奇形怪状的东西也可以叫作脸的话——是一张年老的德国军官的脸。他的制服领子敞开着。衣领上被撕去领章而残留的线头，还依稀可见。

那人的脸上，即使在可怕的死亡降临那最后的极度痛苦之时，也仍然保留着一个老派普鲁士军人的难以泯灭的痕迹。这些普鲁士的贵族地主们，这种人仇恨希特勒，而希特勒也仇恨他们！

这一回是希特勒赢了。我马上认出照片上的那张脸孔，他是战后发表的一组人物镜头中的一个！这组镜头是从处决德国军官的电影上搞下来的，这些军官因为参加了旨在谋杀希特勒的七月阴谋事件而被枪决。

那人不是用绳索而用钢丝给吊死的——金属丝勒进肿胀的肌肉里去——而且，不是用传统的绞架而是用屠宰场里挂肉的挂钩。这方法干净利落，简单方便，但令人见了，毛发悚然。

刽子手将一卷钢琴弦套住这位被判死刑的人的脖子，再用悬挂在一根杆上的挂肉钩将琴弦钩紧，然后踢去这人站着的椅子或箱子。一想到那随后而来的痛苦挣扎，就连我也不免感到阵阵恶心。绞刑手半点慈悲也不发，死者脖子不会一下子就折断，只能是缓慢可怕地挣扎，无声的痛苦，在空中绝望的舞蹈，而后，永远停止呼吸。

这是一种不体面的死亡。希特勒要的就是这种办法。

可是被绞死的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临死的照片跟挂在这女人胸前的小银盒又有什么相干呢？

我将小盒放回原来的地方，扣上她的上衣，轻轻拍了拍她的脸颊。

“你到底还是个毛孩子。”我说道，“不管你是什么人！一枝枪，一把刀，还有项链上的一幅惨不忍睹的照片。要么你这种种都有充分的理由，要么你就是疯人院里的疯子。”

姑娘动了动，在沉睡中呻吟着。她的面庞上一片红晕，金黄色的美发蜷曲散落在前额上。我把那几绺头发拢上去，她在沙发上辗转着，我低头看了看，又把她的裙子拉好。

“我要让你再在这儿待一会儿”，我轻声自语道。“你让我感兴趣，女男爵，真的，你实在让我感兴趣。”时间将会证明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时间！

我最后匆匆环视一下这间肮脏破烂的房间。门上的锁还不太坏。盥洗间里没有窗户。房里唯一的一扇窗户，满是污垢和裂缝，但已锁好。看上去是封闭着的。

我透过有如肮脏绿锈似的天气，凝视着生锈的太平梯。它弯弯曲曲成四段迂回的梯道，直伸向旅馆后面的空地。我依稀可以看到破箱子、破篓和垃圾箱的模模糊糊的影子，我意识到天快亮了。

在凉飕飕的迷幻似的熹微中，我沿着狭窄的街道行进，眼前的景物依稀可辨。鹅卵石上发出空洞的回响。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两名警察朝我走来。我闪进一家店铺的门槛儿里等待着，不想他们却拐进另一条街去了。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愿和日内瓦警察找麻烦。我成为法兰克·曼宁，这样一位稳重和受人尊敬的生意人，此刻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单独闲逛。如果警察问起我，我要找个自圆其说的借口，那还真不容易呢。

我来到白山码头，不出所料，果然找到一个出租汽车站。鼓泡眼的汽车司机从瞌睡中给弄醒了，感到很恼火。他张嘴抱怨了几句，随后就不吭了。大概他是这样想吧，如果这位大腹便便、头发灰白的美国人，想到日内瓦某个最肮脏下流的地方去的话，那就让他去好了。他耸了耸趴在他那辆老爷车方向盘上的肥嘟嘟的双肩，发动了车子。

“走吧！”我高声吆喝道。“快。”

司机低声说“他妈的！”他还以为我听不见呢。

二十分钟后，我走进一栋无法描述的陈年老楼地下室深处的一间装饰精美的联络站。真不晓得除了门房和极少几个实际使用它的人以外，还会有谁知道它的存在。当然，瑞士政府和日内瓦警察肯定是不知道的。要不，他们怎么会知道了却不露声色？美国金币，由美国纳税人所缴纳的巨额金

币，自然可以创造奇迹。

而这个所在的一个小奇迹，就是那部小巧但功率极大的无线电发射机，一旦需要，即可立即接通美国 AXE 的通话系统。

我被引进去时，联络站已有两个人了。我讲了一个单词，打了个暗号，出示了证件。沉重的大门打开了。现在我得与霍克面对面了，至少也是在会话中见了面。幸而只是通话，这才略觉轻松——可是，由于不知什么原因，我始终有一种捅了大纰漏而惴惴不安的感觉。

如果我真的那样把事情弄糟的，那么，就连在无线电通话里，霍克也会对那些把事情弄糟的间谍大发雷霆的。我想像得出他的那副尊容。霍克这人僵直，瘦削，眼神冷酷。在他臭骂一个人时，嘴里老是嚼着一根熄灭的雪茄。

但哪怕是为了挽救出我那充满邪恶的灵魂，我也想不出我到底是怎样把事情办坏的！本来，女男爵还没露面之前，事情一直都很正常。但是，就是她死皮赖脸地硬找上我，事情才变糟了。

甚至在波托菲诺的那场小风险也没啥了不起。我一向喜欢干一点这些顺带的小小的业余活动，这些嬉戏、女人、玩乐和葡萄酒的愉快的题外活动。不在重要当口上，这些玩意儿是无害处的。就是对这项任务，对“老虎行动”而言，也无什么害处。女上司最后给我下指令的时候，大概我当时就是这样理解的。我确实不应该去闲荡，但也没有必要太匆忙就去行动。我倒是盼着这件任务快些干完，给我多点空闲时间。成天只干活，不娱乐，那么，尼克·卡特就会变成傻小

子了。

霍克冷冷的干巴巴的声音从保密话筒里转了过来。

“好哇你，跟我们报到来了，尼克。”

听着这付腔调，我不由火冒三丈，但被我硬压了下去。你跟霍克打交道，最好还是别发火。

我说，“对不起，以后我再解释。我想我们这会儿遇上了麻烦。”我匆匆说明了姑娘的情况。

霍克不仅没有大惊小怪，反倒显得放心了。

“这么说，她到底接上头了，呃？很好。我正为这担心呢。我本来以为可能引起麻烦。我们非得他妈的赶快行动不可。那么，行了。”

“行了？天哪，她到底是谁？”

霍克开始有点不耐烦了。“你说什么？她是谁？难道她没有说明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吗？我知道，我们还来不及替她弄到合适的证件，所有的事情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办得那么妥贴的。但她是受命的，我叫她尽可能在你抵达日内瓦之前截住你，介绍她本人的姓名身份，并转告你立即打电话给我，好证实她是谁。这是我为什么对你不满的缘故。尼克，我等你的电话已经等了十二个小时了。她是不久前才跟你接上头的吗？”

我决定暂时把这些情况按下不谈。也许是在保密话筒里，保密得有点过份吧。我对情况还心中无数，如果我不吭声，兴许还能捞到些线索。

“是的，她不久前才跟我接上头的。细节以后会告诉你的。什么事这么急？”

“就为这个。雷德和本藤已在行动。他俩显然已向日内瓦进发。很可能已经到了那里。你无须用计去谋取存在银行里的那只金虎，尼克。他们两人，或者其中的一个会替你取出来的。”

我想起最近听取过的情况介绍。好几个月以来，甚至好几年以来，马克斯·雷德和鹿岛本藤这两个人已被监视，而AXE和其他六个国家的六个间谍都在耐心地等着他们对金虎采取行动。现在，总算等到了，他们开始动了。

我说，“我倒希望别人从银行取出金虎。然后我再从他们那里把它取走。这样干事情就顺当多了。抢银行我可不怎么在行，尤其是瑞士银行。”

霍克在那一头继续说，“当然这不能单靠碰巧。本藤两天以前离开东京。目的地，日内瓦。他此行的借口，销售照相机。”

“哼……一般说来，这倒是个不坏的借口。但这一回，却不怎么样。”

“对。”霍克的声音温和了些。“我差不多有这么个印象，咱们的日本朋友并不在乎他会不会被人认出。我可不喜欢这一点。这说明他对自己太自信了。这两人似乎都自信得很呐。”

我说，“我会留意的。喂，他们要是能把那只虎弄到手，随他们去弄好了。一旦到手，他们就会自相残杀。天晓得，或许他们会成功的。他们若是成功，我只消拾起那只虎回家不就行了。”

霍克的声音又干巴巴起来。“别太自信，老弟。可别把